冬青館乙集

冬青館乙集卷三

烏程張鑑秋水

文三

釋

釋璧

同里有得古璧一其大徑九寸質本作蒼色因入土久黃如蒸栗赤若雞冠漢以前物也已而圖之冊丐爲之說按經璧有二一見爾疋此常璧也一見周禮典瑞及攷工此璧羨也二者不相侔後儒合而一之過矣爾疋璧大六寸謂之宣下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注肉邊好孔也此就宣以起例也如

宣六寸則好必一寸二分上下肉各二寸四分以是爲瑗則好必三寸上下肉各一寸半以是爲環則好必二寸上下肉各二寸此凡璧瑗環皆然宋邢疏不能鑿言其義不知此不易之數也今此璧以古尺約得九寸則好當一寸八分屈其肉與好準之數正相倍蓋古諸侯享天子與后琮同用者卽此此無可疑者也自後儒牽率於典瑞玉人而其義滋晦或且疑此璧肉好與周禮不合有戾於古是未取兩經之文一一深繹之也夫典瑞明言璧羨以起度則非如爾疋之專釋璧者可知故玉人職亦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先鄭引爾疋文者不過見好是璧之孔非言此璧卽肉倍好之璧也自賈

疏有兩畔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之言先與爾雅環相戾此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夫九寸之璧好必一寸八分上下（即兩畔）肉各三寸六分合之得九寸所謂倍其好者如此由是推之九寸之瑗好必四寸五分上下肉各二寸二分半合之得九寸此則倍其肉矣由是推之九寸之環好必三寸上下肉亦各三寸合之得九寸此之謂肉好若一矣由是推之五寸之瑴蒲璧好必一寸上下肉各二寸合之得五寸蓋爾雅說其正度斷不能與周禮合一如典瑞玉人所說直是起度所用別為一璧羨似乎璧而非璧故璧羨名焉此以見古聖制作之精也今更以賈氏說推之如九寸之璧依疏言

兩畔各三寸則肉好已若一與爾疋背一也再準是而爲瑗則好必六寸兩畔各一寸五分則好已四倍於肉與爾雅背二也三準是而爲環則好必四寸五分兩畔必二寸二分半則好直倍於肉何得云肉好若一與爾疋背三也三者無一不相反而欲强引其說以通之亦多見其惑矣然則周官之言非歟不知此各有當也如典瑞玉人所言直是爲起度所用別爲一璧羨故曰九寸之璧好三寸以爲度者特以三寸爲起度之準猶易參天之數起於三三者句也櫛其兩旁以一寸益上下則中八寸折之爲四四者股也中徑得十折之爲五五者弦也句三股四而弦五此商高之所以奇耦萬數者

也故曰以起度也琮以爲權璧以爲度陰陽之義先鄭後鄭義本相輔而豈同於好倍肉肉倍好肉好若一之數哉余舊有是說今得是璧證之益相說以解矣至於璧有穀有蒲而此獨素者穀璧蒲璧子男所執僅五寸與此不侔攷鄭氏三禮圖及崔靈恩三禮義宗均有璧大尺二寸亦不言文此璧逕九寸或以禮天或以享君固難臆斷大圭不琢記有明言又何得以子男之瑞而謬繩以養人安人之義乎雖余以漢慮俿尺及晉尺較之皆九寸强以近日工部營造尺準古八寸爲一尺度之亦九寸有咫時代相沿尺有贏羨此不足以爲璧病也得是璧者將以備特達之選豈可使其蒙賈疏之僻

說晦而不彰作釋甓詒之以諗世之熟治經傳者

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廙蜀才曰衍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

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牽率麻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廓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蓍數則是大衍之

數也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

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疏思旁訊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沓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推衍爾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

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葢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原而非邵韶傅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葢聞天下治注意相嚴廊伺坐論之資天下亂注意將帷帳美折衝之寄誠以處龍鳳之署則儒雅之道興受熊虎之任則勇略之功奮道有由隆惡以並立其致一揆不能相强何況拮据陰雨之晨經綸雲靁之日效精衛之塡海類愚公之移山誠之所通候其禕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牛角人情鹿駭衣冠則運盡洛陽文

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傳變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貴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而乃强弱由天晉明存介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倖免或知幾而遯世或陰險而售謀得四將爲可得述矣延安忠勇比烈琅鄧魚臺平寇以前背嵬置軍以後雖泚陽之潰不無少損而建炎之勛於斯爲烈都長安則策建春春疏誤國則忠蹈折檻古之名將何以加諸洎平裴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勇騰甲庫邀兀朮則再上蟂磯擊苗劉而遂下牛渚折中涓之指觸長腳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稱韓軍中號孃子之稱猛士有同袍之樂說者謂中興之功斯爲第一豈無見哉無何飛遯林泉移情

風月鐘鳴漏盡無復往時折葦燔枯孑焉自足鳥未盡而良弓藏風朔起而代馬仰傷中朝之冤獄署清涼之隱君蹇驢索莫不煩醉尉之呵大樹飄零徒有射雕之慨英雄末路烈士暮年國事如此可以怨矣爾乃鳳翔發跡起於羣盜非疏勒之流官原敦煌之降將初則乘二帝之播遷遽圖覬進繼而聞中原之板蕩即欲南還衞青為人奴之餘欒布似狗盜之最攻其識和謂檜本無足觀惟此一旅誅苗差強人意溫太眞慷慨誓師傅修期悲涼論世弩挽錢塘旗搴姑蔑卒能烹宋萬於軍中縛陳豨於帳後悟而知善有不沒焉既而舞起三桃謗生一篋謬託連雞釀成金虎甘心蒼蠅之讒樂踐貝

錦之禍此有識所悼心而大雅為歎息也至於勳耆赫
連臺北功垂禿髮城南韜鈐玉帳之書羽檄豹虁之略
亦不過夷甫風流深源故習奚足比劉琨於并土擬竇
憲於陰山哉况待卿甚厚宫中自有成言歲款仍輸後
世不無公論𥂕得罪於天下尚小得罪於社稷為多方
之韓岳不亦遠與至於保安世胄紈袴餘習類條侯之
貴倨作老瞞之驕恣脈張𧷤興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
族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歛軍則秩序儀同假
節則位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鴦實異軍中之禽虎爾
其賞既酬勞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迻而
置酒高宴此其較著也然而侯景虞梁代之臣王彌忌

晉朝之士碻磝塞上偏多納級之功殺翮濠邊亦效執戈之義灌夫無術而不遜田蚡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披猖之態祖士少鮮跋扈之心列之名將從議貴焉若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七卷杜元凱則姿制慷慨羊叔子之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而稱比雲長表出師而媲美諸葛已也兼以孝本天成生爲世出耻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摻刃買生洛陽之才終童山東之俊屢建奇勳頻須手救君臣之過不爲少矣葢由宗澤拔之於前而李綱薦之於繼故能成其榮名俾克展其素志牛頭之役竈埽妖氛將見躡冒頓之區落棼老上之龍庭還烏號於冰天收金甌於河朔闢洛勁南

望之懷攄夷遼北歸之念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何圖昊天不弔孫賊內訌十二金牌三千鐵甲壯士聞而推胸父老因之流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而且遽請灰釘加之昏椽李廣對中軍之簿斯其時也鄒陽上獄衷之書徒虛語耳卒之殿影弔心酸鼻刺骨圖門抱痛猩戸含憤南雷既并日西曹盱眕亦同歸北寺知盡炎公之枉死將訟汝於天問甘延壽之冤生有容而無地迫至關河蕩析淮汴崩離五國煙迷三江潮歇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蓋食子都無下意既本廟算之成規而太阿未免倒持復有僉王之盜柄於姦佞則進之於忠良則黜之於驕悍則容之於正直則抑之忠武較蘄王

爲烈而禍等厲鏤伯英比平亥尤凶而狡同煬寵於子儀則戒於寇恂則戒非惡惡而不知於精忠則襃於忠勇則襃非善善而不察而乃不別淄澠無分蕭艾任其傎倒莫測榮枯徒使金凫夜出石馬朝嘶故陵則雲樹連天舊闕則斜陽匝地君子論其君而知其臣論四將者能無撫白簡而增爽望丹心而神旺哉

策

籌運策上

海運之說元明用法不一原其大要有二有行之而效者此全用海道者也元是也有行之而不效者此兼用膠萊河道者也明是也其全用海道者元自巴延元史作伯

國平江南命羅璧等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是時刱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自孟古岱元史作忙兀䚟海運之舟悉至於是領事海運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詔運江淮米由海道至京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二十五年四月增立直沽海運米倉十月又詔明年海道漕運江南米百萬石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始以嘉松淮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至是蓋博至至正中以方國珍張士誠之亂海運始不通其道里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今太倉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

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山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復以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終元之世以爲利此其全用海道者也其兼用膠

萊河道者初巳延開膠萊河道通海王積翁復議廣開新河皆無效至明嘉靖中王獻又濬膠萊故道由是巡按御史商爲正議之給事中賀涇平度州崔旦伯順天撫臣劉應節給事中李貴和皆議之然終不可行其道里須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於麻灣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至海倉口逕直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從海套膠州近淮人呼爲南海萊州近天津衞北人呼爲北海自南海至淮僅五百里蓋由海之岸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里蓋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終以馬家濠分水嶺開鑿爲難訖明之世無有成效此其兼用膠

萊河道者也今使由元之制其要有三一曰船自元世祖時始造平底船六十艘其後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艘爲一綱（今作幫）大都船九百餘艘漕米三百餘萬石分爲三十綱大率有一千料者有四百料者又名爲鑽風船蓋南洋利用廣福船一名蜈蚣船北洋利用沙船卽平底船海中使船不畏重而畏輕不畏深而畏淺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逆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戧使鬬風不畏滚塗涙不若北洋可抛鐵貓故利用沙船也一曰官自巳延命上海總管運糧至京師後二十年立萬戸府中萬戸千戸萬戸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因立行泉府司增萬戸府二總爲四府二十五年內外分

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戸府其屬有千戸等官分爲各翼大德七年十一月併海道運糧萬戸府爲海道都漕運萬戸府給印二八年五月中書省言吳松江實海口故道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浚治其餘如海道運糧鎭撫司以及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官制之不可不講者也一日人自朱清張瑄以沙民故備知海道曲折且清嘗殺人亡命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十五六次後就招懷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戸遂言海漕事其後如羅璧賈魯

皆能勝其任而又嘗以左丞沙布鼎言其弟和必斯及瑪哈穆特丹達黻甫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戸府官其行船者又雇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此任人之不可不講也由明之議其要亦有三一曰去淤沙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沽河流沙與土沙互壅自麻灣以下則全海中隨潮湧進渟沙勢俱難處欲由把浪廟北古路濬丹開二渠至鴨綠港而地脈相似安知無沙欲築隄約水障沙而海口之隄用土則勢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計海倉口龍王廟之沙已剗復壅而分水嶺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

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則覆轍之不可不鑒也一曰導清水入徒惜馬家濠十五里爲梗而不知東郡諸清水雖微而可引大沽河淤壩漢唐以來古蹟尙存卷埽打壩横遏沽水南下引清水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引膠河水入張魯河河通高密縣五龍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又引大壩河小壩河相通入九穴盤渠五丈引水入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遏水東行自媒河以遂膠河蓄淺淘泉以厚玉皇廟東水勢則地局雖下而可引而濰河雖相去一百二十餘里中間多高嶺勢自足達而況沙河都泊之清水尙多斯往事之不可不可師也一曰置牐壩若沽水已遏其南下則水

大時可開牐以防其橫流春夏水縮可閉牐以蓄其清

脈使由小牐口入桃河十五里入坝家口而分水嶺之

白沙年久積沙所滲陶取甚易置牐障之以隔淤沙又

窩鋪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隄作減水牐以約水北

下且河身北之泊身頗高若將河身濬五六尺衆水就

下取河身土以爲隄以成月河減水開水有牐以時蓄

洩則水有歸向而淤塞之患免矣則成法之不可不守

者也斯二者元明已然之跡也得其人皆可以行然河

雖安而費鉅海雖危而費省夫會通一河苟失其時未

嘗無漂溺之患則海運亦視其所行何如耳

會通河既有所壅塞而膠來故道又艱猝復則莫如海運今試以其費與河運較之按元至元二十一年定運糧腳價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六兩五錢武宗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爲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温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一十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給焉又成宗元貞元年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依當時至元鈔法算之

每花銀一兩計出庫二貫五錢則六貫五百文當今銀三兩二錢五分有零矣故邱濬進大學衍義補以爲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雖有漂溺之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如以明末漕運正米四百萬石計之河運公私費米八百萬如以海運止給耗米月糧一百六十萬歲省六百四十萬矣其便利較然也然而明人猶依違不決其策若必出於膠萊故道而後可者不過以漕運費財海運費人之說介於其中殊不知費財過甚其受害何獨不在人費人有法其受利亦何獨不在民使海運行之而效以其餘力寬

東南之財賦其得益豈專在國哉柰何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且元時一代運數具在自至元二十年始四萬六千五十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升四合零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一合二十二年一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升二合零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三斗四升九合零二十四年三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二十五年四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合零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六合零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零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斗六

升零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三合零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二升二合零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二升一合零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如數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零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升九合零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至如數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三合零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所失

細分每石三升九合零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八合零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零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零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一合三年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細分每石七升一合零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所失細分每

石三升四合零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七合零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六升八合零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九合零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勺零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合零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所失細
分每石九合零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
所失細分每石一合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
十六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
千二百三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二年二百六
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
零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所失細分
每石三升六合零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
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天麻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
千二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二年三百
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一

合零通計上下四十七年中每石所失除三斗四升九合者一年一斗六升者一年其餘至九升二合而止則其明效亦可覩矣所以明末之人亦漸覺膠萊河道之不可開踵其永樂初年之故舉如山東撫臣梁夢龍遣指揮王惟精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上議以爲海運可用而科臣宋良佐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繼之旋以小艘飄罷良可惜也然則行之柰何如籌海圖編載太倉生員毛希秉論似亦可采先召募沿海漁人竈丁鹽徒番客尋認海洪以聞運道如廣東船能至漳州漳州

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能至通泰海州自此以北豈無認識之人則任人宜先務也繼則宜兼漳船蜈蚣船制度而酌其中有風則帆無風則櫓打造有法處置得宜何憂費人之說嘗觀沙船載蘆山船載竹如浮筏然故鮮漂溺議倣刳木為舟之制上留一竅出納米糧悉以油灰黏縫附於海舟兩旁以備不虞則舟楫宜詳究也至於行之之法或先詔江南有能尋復元人海運故道者賞有能自備人船海運者每運米萬石給與耗米月糧四千仍許私貨回鹽永不抽稅仍嚴私自下海之禁毋得侵其利誰不願運但當自募番答竈丁鹽徒及傍海大戶慣習海濤者聽其所欲不可强

定腹裏則政令宜專一也由是講料淺占風之法究定盤望星之規詳放洋泊舟之處行之而便捷倣元之春夏二運固可行之而遲回倣明之三歲兩運亦可誠有如所謂沙民富而海之盜息解綱省而農之田耗減運卒休而衞之行伍實者則東南民力所係其切於國計也豈不甚鉅哉

籌運策下

海道如果可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按此事元明兩史雖未明言然以事蹟覈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啟行攷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

利津達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牐七然後入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船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充運則此時似已有改用劉家港入海之局自後海運之船或泊於此故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元史作伯顏帖木兒戶部

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則前此之不由澉浦可知故平江之粟反運而至杭若本自嘉杭入海此語不已費乎雖其後戶部尚書貢師泰以閩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澉浦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至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命征南大將軍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風輸鎮江而還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餉遼陽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米六十

萬石給遼東官軍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入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厯會計錄云永樂元年令江南民糧悉運太倉州於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歲六十萬一千二百餘石則改崑山州爲太倉衞當亦爲此自是海陸兼運至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然後命太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不復海運葢淮安亦可入海而辟陳之梗前人已經論及故海道起運斷以太倉爲至計至於交卸至直沽一路元史所云至京師者統詞耳浙江通志之云至通州亦以專指米石而言其實尙有許多曲折按至元二十四年內外分置漕運二司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

事而萬厤會計錄云永樂二年命總兵官統領官軍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闊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小直沽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則舟重不能全至通州又可知大約南以太倉起程北於天津交卸海船之用如是而已惟史云淮海二道用軍運則與兌運無異當仍設小船以撥運入海耳

國初青州薛鳳祚著兩河清彙內言海運數事其海道不著浙江者亦知浙江無可以起運也然起運不自太倉而在淮安似與元明兩史不合豈以儀甫之精覈而顧疏於攷證耶或沙水有今昔之異亦未可定此則又

在料角之一法矣要其言自徼實非影響者可比其書云程限有二一自淮安一自福建其自淮安者分爲十三程第一程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計三百餘里係河道第二程自八套口至鶯遊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爲一大程第三程鶯遊山起東北遠望瑯琊山前投齋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四程自齋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遠望勞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五程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横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六程自田横島由青黃島遠望槎山前投元眞島灣泊約四百

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第七程自元眞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杵島嘴北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頭投劉家島灣泊一百四十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八程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十餘里迴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迴避靖子嘴又西十餘里迴避小杵島遶遠嘴西南遠望芝罘島灣共約二百餘里用東風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九程自芝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灣泊共約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爲順風半日可到第十一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清河口灣泊

其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餘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十三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里自淮安至張家灣止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其中復有堪泊者四十處迴避者四十五處其自福建者從水波門由神仙壁碧水屋山島開洋至三岔河口一二日至古山寺一日至長樂港口一日至民遠鎮一日至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左等衛一日至五虎廟一日至五虎門開洋一日至王家峪一日至高山一日至福寧縣一日至金鄉衛一日至松門衛一日至溫州平陽縣一日至盤石衛過利洋雞龍山自是至松門

港至台州海門衛至大佛頭山至健跳千戶所至羅漢堂山至定海衛至青門山至前倉千戶所至大松千戶所至遮口山至茶山至松江府上海縣海套至太倉寶塔望東北行凡用船護送者三水手護送者六其慮之周算之密似亦無甚難者則水道之可尋大略不外於此矣至於占視風信之法亚濬引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卽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梳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然此亦一隅之見耳如海道鍼經載欲至某地者須先定某鍼然後以一晝夜分爲十更以以焚香枝數爲度以木片投

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迅緩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如此則易柁回舟之説恐亦臆斷總之行海道自有道未便以一例拘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甚矣得人之宜先務也夫以海運告人人莫不以其言為河漢也然使運河而善此事誠為過舉如其不然則海運亦豈得已哉故大學衍義補亦云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起取貫駕海舟艄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

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蓋船起運可則行不可則止斯事也斯言也未始非千慮之一得也故曰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解

笙東鏞西解

詩笙磬同音自來皆沿俗解即講學之家以爲毛鄭與說者亦沿孔穎達正義之謬今細繹之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此正漢儒經師之說大射樂

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磬即此笙磬也並非笙是竹磬是石鄭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原康成之說堂上指琴瑟二物堂下指笙磬二物本與毛公不異自穎達作正義誤會八音克諧八音中有竹有石因强爲之說笙與磬俱在堂下且武斷以謂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以爲鄭氏八音之證不知古人以經注經無一字臆說康成八音克諧句原本之古文尚書堯典（僞古文作舜典）堯典八音克諧之下繼之以夔曰於予擊石拊石蓋八音之中磬聲最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可知此以見笙磬同音之難故夔當日亦斷斷然一言

再言如擊石拊石數語既見之於堯典又見之於臯陶謨僞古文作益稷按此數句重疊引之史記尙然蔡傳以爲錯卷者誤則笙磬之爲一石概可證矣所以康成注尙書笙鏞以閒亦以笙爲笙磬鏞爲鏞磬按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笙鏞以閒說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則此句正與詩笙磬同音一理鄭氏專指是石以見八音之克諧至妙至當蓋唐人之所以分笙與磬爲二物者正由惑於僞孔傳謂鏞是大鍾因以爲吹笙擊鍾復造爲堂上堂下毛鄭異解之言以通其所不通此不可也若

朱子則謹之又謹集傳下祇注磬樂器以石爲之不注笙是竹則未嘗不以笙磬爲一物若熊朋來諸人之鑿壁虛造又不足辨矣

辨

嵇叔夜未嘗助毋丘儉辨

嵇康於魏景元三年因呂安之事刑於東市通鑑載其事曰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寥寥數語不然之證語既不了毋丘之助不應全屬茫昧既而讀晉書康本傳亦祇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

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鍾會素憾之及是言於文帝
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
譖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
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
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本末亦
未甚該洽蓋呂安家事既不甚明晰會雖善譖亦豈能
驟殺無辜則甚矣十八家晉書之佚爲可惜也嗣後檢
國志文選世說等注見所引各史始能通其說案干寶
晉書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
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

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於鍾會有寵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又魏氏春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弟安親善會巽婬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據此則呂安特以兄巽淫亂之事鳥獸之行遂波及叔夜晉書既醜其爲而不書巽名通鑑雖具列巽名而亦諱言其事後之學者將何自而取徵乎且以上諸史但言安引康爲證嘗疑閨閫之內帷簿不修亦豈友朋所可援手再攷晉陽秋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

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自理辭引康由是豁然於引康之故蓋安以舊事會訴於獄爲康所抑以此爲證否則康雖與安善亦何由而及於難哉且文士傳又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議之口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潔清王道於是錄康閉獄會之譖亦止於此初不聞有助毌丘儉之言也然則康自以平昔有不堪流俗非薄湯武之

書稱文王之怒會特巧於迎其機而發之不然則雖漆浸潤亦何至遽加以大辟哉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案本傳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此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裴氏之

言如此可謂助我張膽然則助儉云云即或有此議亦斷斷無其事因唐時修史諸君皆篤於世說致有此謬不謂以涑水通鑑之攷覈亦依違不決第不書此事於正元二年耳而猶循用舉兵應儉之言於七八年之先仍襲世說無稽之覆轍殊不可解且世說言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果如此此言全與絕交書中所稱刺謬濤又安能舉以自代不特誣康幷以誣濤矣至於李叟入關一書昭明雖俱存趙呂兩家似是干寶因康有絕交書而誤故李善注即引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仲悌呂安字也此言亦足破干氏之惑矣蓋史家所以

致此疑賢者其見司馬氏有先入之言若鍾會所列不過適逢其會新語從而實之傎矣總之十八家之書先亡後人縱欲倒裘索領未易明其頭訖也

攷

菑川金鼎攷

鼎高今官尺四寸六分容官倉升一升有奇三足兩耳葢上作三環葢款十三字曰菑川金鼎葢幷重十十斤第十五十十當是二十鼎款十五字曰菑巛金鼎容一口幷葢重十六斤第六二下一字磨滅似是斗字鏡見陶陵鼎作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僅得一升八合正與此同葢輕而幷云二十則葢之原鼎必重鼎重而幷

云十六則鼎之原蓋必輕鼎蓋本不一故蓋鼎恆不相
應蓋第十五鼎第六是其次也按周禮職方氏幽州其
浸菑時康成注菑出萊蕪漢書地理志萊蕪原山菑水
所出至郡國志北海國東安平故屬菑川菑川始見於
此菑與淄實一水廣韻菑淄通用是也至菑川爲國水
經巨洋水又北過劇縣注引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
國後幷北海此立國之始漢書高帝子悼惠王肥諸孫
唯安都侯志武成侯賢皆封菑川及賢反誅國除元朔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師古注淮南王安
菑川王志武帝諸父列也其實菑川王非志蓋志已前
三年薨也此疑世子之先襲封者否則按諸侯王表又

有菑川當是元光六年所封靖王建顏氏蓋失照耳通鑑求其說而不得反因其注之譌而删之傎矣今以諸王子侯表證之菑川懿王志子十三人皆於元朔二年五月乙巳建始之國一龍丘侯代二劇原侯錯三懷昌夷侯高遂四平望夷侯賞五臨原敬侯始昌六葛魁節侯寬七益都敬侯胡八平的戴侯彊九劇魁夷侯黑十壽梁侯守十一平度康侯行（行字水經注史記皆作衍）十二宜城康侯偃十三臨朐夷侯奴同日以菑川襲封此外孝武之世有陸元侯何廣饒康侯國瓡敬侯成俞閭煬侯毋害爲菑川靖王子孝元之世有北鄉侯譚廣饒侯便平節侯服孝成之世有臺鄉侯畛爲菑川孝王子實皆從悼

惠王肥分支特不知此鼎於諸國何屬爾雖款菑川下
有金字攷水經巨洋水出朱虛過臨朐縣東道元注入
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麓之側有一祠曰之為冶泉祠
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
水色澂明清冷特異中有古壇參差相對今攷廣雅釋
天異祥與此正同而法苑珠林六道篇引作金精謂之
清明神與精無甚異臨朐實菑川懿王子劉奴分國或
者劉奴鑄此鼎以供祠歟然禹貢厥貢惟金三品安國
注金銀銅也古兵器皆用銅故曰金革之事樂器用銅
亦曰金奏作於下則銅鼎亦可言金鼎道光辛丑風涇
程君蘭川得此鼎走人持鼎來問略書其見於史者質

之至鼎之完好生沙活翠其爲漢器殆無可疑者又留字作畱攷武班碑齊國臨畱正作畱而景君碑溜亦作

畱筆跡雖小異漢隸書畱字皆如此亦一證也

永安許氏甎攷

甎九字曰永安六年七月許氏造以漢慮俿尺度之長尺有六寸半縱五分之二甎出湖州武康縣之計籌山卽古禺山海寕僧六舟得之以贈許君二田以爲是計氏之所作也攷永安有六年則非晉惠爲孫吳之景帝必矣國語越大夫計然范蠡之師也故張元之山墟名曰計峴山計然居此峴硏然同音又山謙之吳興記曰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籌計於此蓋山之以人得名者

也自漢歷吳及晉姓許者率聚居是山今攷湖志孫吳有車騎將軍許昭又有烏程令許荆鹽官令許企皆永安人孫吳時永安縣地正今之武康則爲然之裔無疑自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故晉餘杭令許嶷安吉令許豪上虞令許杲爲武康人六人皆見黃遐周吳興備攷此聚居之驗也夾漈通志略言漢有司空掾許訓後漢有許子勳此引應劭風俗通而譌風俗通舊有姓氏篇今雖佚然元和姓纂所引具在曰漢子勳爲司空掾則是以官名兩分之不知此即范蔚宗方技傳之許子勛亦即薊子訓一人之譌而分之爲四也故皆不詳爲何地之人唯太平廣記引神仙傳薊子訓齊人然則

在齊者人不得其實故謂爲薊在越者仍不改其舊故曰許此可以義起也且予訓亦焉知非永安人大抵予訓之先爲然其同時爲昭爲荆爲企其後爲嶷爲豪爲果當不甚懸遠而林寶姓纂許薊兩存皆疑以傳疑亦愼也至徐氏爲吳興掌故言許籌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下有許邨爲許然所居則疑宋明時尚如此今此瓢既出於許籌山而又値永安六年正當車騎將軍棄官之時得不以昭實之然有可疑者湖志言昭黃武中爲車騎將軍吳主亮寵任孫綝刑政日紊昭歎曰何可苟祿乎哉遂棄官歸隱禺山司馬懿累召不赴殊不知綝廢會稽王在吳太平二年於魏爲甘露三年司馬懿卒

於魏嘉平三年於吳爲太元二年則昭之棄官在懿死七年之後無論越境不能召人其爲疏謬概可知矣𩀱姓通譜又云昭字叔明見魋荒爆乃棄官隱居嵎山後晉宣帝累詔徵之不起則昭直至天璽天紀國亡之時歸家去懿之死更遠隔二十餘年以後晉字益倒置不通非燕書郢說乎唯此甎爲許氏所作則信而有徵取其可信去其妄竄二曰其珍惜之二千年世守毋輕擲於瓦礫而又爲瞖吏之所載庶可矣余湖人許碧之是所樂也

王伯甗拓本攷

硯農藏其先遺王伯甗久矣庚子以粵吳中丞𢿱符淸

館金石志拓其銘寄之既而攜其尊款木來丐跋按器高七寸半兩耳寸許銘五字曰王白作寶彝薛氏款識及楊氏增廣篆韻均有之薛甚拘讀爲作鼎尤謬王字楊作缶三畫均下畫兩頭上仰爲王無疑白字亦同作伯阮川說周人二十加字五十轉尊通舍字以伯仲別之殷人無字見者長即稱伯次即稱仲此非殷器爲生時所用飲食故不著名猶仲作父丁寶尊彝仲作辛鼎上二字例也周沿殷制豈必盡異左傳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而楚有王叔學鄭有王叔明唯王伯不聞命氏避大宗也至生時或不同此又何事著姓舉國稱謚紛紛自亂其例且唐世系表周靈王子晉以直諫

廢人號王家因氏焉此姓纂所同又京兆王氏爲文王少子畢公高後有此二族亦不爲孤證至齍字說文玉篇均有之唯唐韻不收故今韻亦刪篆韻錄目於盉盦下題曰齍王伯齍與趀齍同列雖無有說似也蒼籀制字建類爲首曰毋因義諧聲曰子齍以皿諧齊皿或作鼎隨建引類不足異猶薺从草麡从鹿蠐从虫臍从月不聞韲薺麡蠐臍爲艸鹿虫肉也唯說文玉篇齍字入皿部然非皿聲禮經齍字多作齊亦作粢周禮齍字六朝人無讀近皿者若謂改皿爲鼎則古人隨所造字金玉木石因意而寓李登撫古遺文亦作齋與粢齎齍四字同列若毋子既紊失制字之原矣攷說文齊部有一齍字但凡建

頻而字不多其字必左右聲皆相近如貞部貞華部韡青部靜之類豈所謂獨天不生故齍字不以入焉然鼒字从鼎青義兩窮

如以有足尤非據傳雖有方鼎亦豈以足也易鼎象也初爻似足故曰趾然大象以木巽火巽爲木非以股也故制字上从目假象以離下鼎乃木字析其中豎以从巽義以爲足愼矣至許氏以爲黍稷在器因以鼒鼐推之則生前所用自不得不與皿異但審圖足既非四而三與尚功所見別是一器毋強爲同也

再書王伯齍拓本後

此器所見異辭眞贗各半因思五經無鼐字其見於說文周禮者亦作齊粢解非似䏻楊以器當之然則是合字猶晉姜鼎西夏之盟王子吳鼎鋼鼎之貯乃命鼎二

字後閱復齋之言先得我心是知後人欲勝前人亦未易也

瞿少師臨桂郡侯行軍章攷

攷留守自給事中以錢謚爭枚卜家居南渡後代方震孺巡撫廣西得偕何中湘擁戴永明監國肇慶進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復以桂林文昌門之捷晉少師封臨桂伯諫西幸賜精忠貫日之章嚴關既陷乃端坐府中同總督張文烈殉節流離困阨直與文山同傳此青田石印蓋在軍中佩用一時小朝廷不及鑄鐫草草如此然顛沛浩氣吟知有小東皋之築未嘗不好整以暇也至跋署澤國遺民於丙午爲康熙五年距勝國未遠法網

綮密此不過平江百里間人以當日在灘者證之不爲
金濟歸吳稽田必是吳江楊碩父碩父名䇿留守幕士
也以功授禮部郎性戇言人休咎孫中人目爲癡留守
致身衰絰拄紙錢滿背猝猝然哭於軍門四日得屍與
文烈同葬於風洞山印或得自轉手假漁人而匿姓名
大抵忠義之士每多隱借似此者亦衆矣以余所聞如
堵牧游之十癡魯釗洞庭山人癡於哭而卒歸堵槻黃
石齋之門人陸自巖藏忠端身首植黃石爲記或曰無
錫侯鼎鉉也彭覲民之故吏杜鳳楊大器殮屍石函瘞
章貢臺下嗅鐘記之復潛藏百家郵中金正希江文若
之閎遵古蕭倫僧海明洪瀾見魏叔子文王篤庵之甬

上六狂生張鯢淵之閭性道及汝應元謁帥府乞葬故主帥怒則曰山僧本戴頭來葬而就戮可也卒亦火葬

蓋不一而足也其他輿臺方外更難枚計則碩父似可信石高寸許廣二寸上不爲鈕鑿四孔便以佩帶旁鐫

跋四十餘字楓涇程蘭川貽硯農得攷之如此